

| 如烟往事

找回来的记忆

■ 李焕才

五六十年了，他仍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里。

那个时候，总感觉北风是来自那海滩，跑到我们村边，把那筛竹摇得沙沙响，很冷。这海滩方圆十几里，叫新英湾。海水浩浩荡荡从西边涌来，铺在我们村前，汪洋一片，那是涨潮了。海水不知跑到哪里去，一眼望去，有浅滩、泥淖、水道，还有草地、沙滩和红树林，那是退潮了。这海滩是我们村的一片大田。退潮时村前港湾的渔船哗啦啦随潮水去了，剩下的男人、女人和孩子们就捋起裤脚下海滩，或捕鱼、捞虾、捉螃蟹，或挖沙虫、泥虫、耙海螺，一片忙碌的景象。礼拜日的下午，那个人又出现了。他穿条短裤，背个黑色皮袋，不声不响踩在泥水路上，又蹭过许多条湍急的水道，从北边横过海湾，朝南走去。来到我们攀步村边，他穿上长裤，踏入村巷，朝村小学走去。他就是我的启蒙老师薛森林。

刚上学时，薛老师教我们算术。他个子不高，身板宽厚，表情从容，一张国字脸蓄藏着慈祥，给人亲切的感觉。他教书喜欢打比方，比如教加法 and 减法。他说，捉到3条鱼放进篓里，又捉到两条，共得了5条，这是加法；捉到5条鱼，跑掉了两条，只剩3条，这就是减法。简单，明了，我们都懂了。然而，说是薛老师曾读过私塾，语文是他的强项，诗词歌赋都会；学校的老师公认他的语文底子厚，学生都希望由他教语文。后来，薛老师又教我们语文。上语文课，他喜欢讲字、讲句子，语速时快时慢，讲到心急处表情便生动，手比划脚的，又有些口吃，这时，就感到那字都上了血肉，变成一个个的人，变换队形排列，也就成为不同的句子，很有趣，又有深意。也怪，有的同学却希望他讲大意义，有的又想听他讲诗词对联。我呢，他讲啥就讲啥，我都爱听。

印象最深的，不是薛老师上课的时候。平时他静静的，不爱说话，却特别喜欢下象棋。学校有位姓林的老师年纪和他相近，棋术也不相上下，他俩常捉对厮杀。林老师的棋风稳健，薛老师攻击凌厉。棋盘前的薛老师判若两人。他的棋势占优时，手舞足蹈，还唱着歌，惹得围观的人都笑。林老师爱用激将法，说，走快点，你就输！薛老师就撸起袖子，捉子走了走得很慢，三下五除二要赢下来，往往就落入了林老师的圈套。薛老师要悔棋。林老师呢，紧抓棋子不让。围观的人都哈哈大笑。

我是一个顽皮的学生，爱打架，班上颁奖常没我的份。薛老师摸着我的头说，别再打架好吗？我说，他大，我小呢。薛老师说，小的让大的，更好啊！后来，我不打架了。放假薛老师回去，又要踏过新英湾，走到对岸的潭龙村，还要踩着北岸的石头缝走好远，才回到家。他把棉被和蚊帐打包好，让我带回家。我拎着，很高兴，一路上投来好多羡慕的目光。我在别人的眼里，不再是顽皮学生啦。我的家人更是欢喜。薛老师回来时，就到我家来坐坐，说我在学校里的优点和缺点。我静静地在一旁听，心里暗下决心，一定要做得更好。

薛老师一直没教我们诗词对联，那个时候不兴这些。我却听过他读诗，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在他一个人的时候，好听极了，抑扬顿挫，不像是读，应该是唱。薛老师说，是吟。我说你吟的不是儋州话，有点像普通话。他说，这是当年老师教的文读音。薛老师还经常替村里人写对联。村里有喜事都请先生来写副对联，薛老师就是最好的先生。薛老师的毛笔字很端正，村里人说：实，劲。字如其人，他的字就像他。村里人结婚，能得到薛老师帮写婚联，那是很荣耀的。

后来，我读中学去了。薛老师也调去了别的村小学，不久又回来，他教了我们村有家乡的感觉。他又在我们村教书十几个年头，一直到退休。我大学毕业后，在县人民医院工作。我喜欢读诗词和对联。一次县里的诗社举行诗联比赛，薛老师榜上有名。我兴冲冲跑回村里告知。村里人说，噢，你才知道呀，他经常获奖呢。再后来，我又见到了薛老师，在县医院。他中风了，有后遗症，来内科住院治疗，我是内科负责人。师生目光相对，我们一时都说不出口。我没办法治愈他的病，只是改善病情减轻症状。出院时，他写了一首七律诗贴在我们科室门外，自然是说我的好话。我很感动，算是秀才人情纸半张。惭愧啊，我却没给他半张纸的人情呢！

薛老师去世好多年了。去年我读到一首写新英湾的绝句，后两句写道：不知好树鸢先到，误指棉花海上开。真切、灵动、形象。没有亲眼看见红树林上站满鸢的景象，是想象不出来的。我打听，此诗就是出自薛老师儿子之手。现在的新英湾更漂亮，一座旅游公路的长桥横跨东西，海湾风光尽收眼底。一条栈道又从我村前那长桥边横跨新英湾，连接对岸的潭龙村，名为龙步栈道。“龙步”这个名字就是薛老师儿子起的。

一片海滩，一个村庄，一位老师，一个儿子，我的心底在起波澜。

北方四季分明，甚至可清晰感知二十四节气，过一年就是翻一本24页的书。而三亚这本书，夏季连篇累牍，春秋轻轻带过，冬天藏而不露。郑万泽选注的《一日一诗》，是与季节对应的，有情景交融、天人合一之意，而即便是读每季的开篇作，在这里也会有一种别样的韵味。春，“折梅逢驿使，寄与陇头人。”送一枝梅花就报春了，三亚是花的世界，仅三角梅就有数百种。夏，“欲把西湖比西子，淡妆浓抹总相宜。”此地无所谓浓淡，只有淡淡的程度。秋，“沙头宿鹭联拳静，船尾跳鱼拨刺鸣。”江边就是江边，海边就是海边。冬，“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。”“晚”会来，“饮”也会有，而“天”不会欲雪，更不会下雪。

“有生孰不在岛者？”苏东坡在儋州能有这样的洞见和慨叹，确实可脱古今，但不过是感于处境的逼仄而自我解脱。海，赋予岛各式各样的形象、张力和气质。湾，则是岛对海的拥抱和接纳，也让岛有了开轩观海的绝佳视角。

不说海南全岛，三亚的湾也像卢沟桥的狮子——数不清。崖州湾、红塘湾、三亚湾、小东海、大东海、太阳湾、亚龙湾、后海、海棠湾……大湾小湾无名湾，湾中湾，周边的岛屿还有自己的湾，即使岛上长出的“角”，有的是迷你湾。一湾连一湾，一湾一风情。张若虚的“春江潮水连海平，海上明月共潮生”，是在江边吟诵的，他顺着江想到遥远的海，想到海上的一轮明月。三亚的海边，那“共潮生”的明月寻常可见。张若虚跨越千余载时空的寥寥思绪，不过是今日游人眼前的一景。

成行成片的椰树，让海湾变得婀娜、优雅，甚至浪漫。它们在充足的水和热中不停歇地生长，干高、叶宽，果大，更有那似乎过剩的椰肉、椰汁。不由得使人想起黄土高原的枣树，春天，它发芽长叶最晚，秋天它又最早落叶。干，矮而皱；叶，小而尖；果，瘦而瘦，紧紧包裹着的是比石头还硬的核。为了给人们奉献那点甜甜的枣肉，整棵树从上到下，从里到外，都把自己榨干了，虬枝苍劲，一生坚忍不拔。一方水土长一方树，它们各自的风骨和风貌。当然，也就不难明白，为什么来了三亚瞬间放松，所有生命都进入新的生长季。

无论哪个湾，海浪总是好看耐看，涛声如语听不够。走在沙滩上，浪花一波波赶来，或漫过脚面，或围住小腿，甚至猛烈冲到腰际，把整条裤子打湿，皆是奇遇。在浪潮湿不经心地拍打中，海岸线时远时近，沙滩随之变宽或变窄。人就像站在弓弦上，一会儿被弹出去，一会儿又被拉回来。

常有震撼人心的时刻，在湛蓝的天际和墨绿的海水间，海浪层层叠叠由远及近，一如“渔阳鼙鼓

| 岁月山河

三亚的海湾

■ 远翔

动地来”，在行进中忽而又成了翻卷喧嚣的白色长龙。浪涛快到岸边了，被一溜礁石挡住，形成对峙，一回回扑过去，一次次被挡回来，跃起的浪花也最白最亮。它们在礁石面前不依不饶，百般奔突、戏耍、挑逗，极尽能事，尽情挥洒。如果被一片礁石挡住了，则水花四溅，此起彼伏，营造出万马奔腾、群狮共舞的场面。浪花因为礁石而变得精彩，最终却淹没了礁石。更多的浪头则绕过礁石，像一把折扇哗啦打开。正所谓，无风不起浪，无礁不生花。

在浪潮用尽心力的冲刷中，偌大的海岸俨然一幅光滑的绸缎，你都不忍心光着脚丫在上面走。海水涨到不能再涨时，就在岸边留下一条沉静老成的细线，到了“满而不溢”之境。在那平缓宁静的时光里，波纹如云朵如花瓣，在海滩上漫漶开来，与一条条一片片礁石交织，像张开了的巨大渔网，像天空的倒影，像皇冠中笔下的江南水田、屋舍、湖泊。海岸上，经常会看到弯着腰的赶海人，三三两两，边走边翻捡心中的珊瑚和贝壳，就像在水田里插秧的稻农。新奇的美食常有发现。友人就淘到了精巧的“笔架”“笔洗”，喜不自胜。往远处望去，海天为幕，海湾是舞台，涛声作伴奏，而艺术家是那些凌空而起旋转如花的冲浪人，是那些飞速在海面上划出八阵图的摩托艇骑手，看得让人血脉偾张。

有人说欧阳修的《秋声赋》有几分“做作感”，如果写三亚的《涛声赋》，大概不论谁都会心手俱畅的。夜间隐约有声，恍若北方的西北风，而推窗只见天海一色，排排海浪送来阵阵涛声，与之相

伴，可读书、可催眠、可养生。这是生命的脉搏，是海的气息和述说。听海，比看海更有韵味？每个人都可以写出自己的《涛声赋》。北方的风声，送来了冬的雪、春的绿、秋的果，还有夏的凉。海湾的涛声，簇拥着岸边来来往往的人们，与那晨起夜寐，与那一日三餐，与那匆匆步履，与那甜美歌舞，共同构成了三亚独有的烟火气。它无时无刻不在，不知不觉带走了心之忧、身之乏、俗之扰。药暖不如天暖，针灸不如天灸，涛声有如歌声。

海湾里大大小小的船只，看似闲游漫步，其实都是在海上的大风大浪中历练过的。黄土高原的人，用心最多的是盖房。海边的人，用心最多的是造船。那些房，沉淀着厚重。这些船，承载着壮阔。看了一个船模展，自古及今，蔚为壮观，构造精密，有的仅风帆就配置十几个。造船所需具备的思维广度、知识积累和技术含量，比盖房建造塔要复杂得多；一辈一辈留下的行船“更路簿”，上观星宿，中顺季风，下防暗礁，比今天的交通标识要深透得多。一只船就是一座房屋、一座院落，一个湾就是一座宏大的城堡。

林则徐说得对：海到尽头天作岸，山登绝顶我为峰。看山久了，积聚了厚重。看海久了，懂得了辽远。多年前第一次观海，听到了“清心潮语天边起”，看到了“戏浪痕痕沙岸开”，也感慨过“憨厚石山灵性水”。今朝观海，则深感山水共生，相依相存，山也有灵，水也有厚，或生于山长于山，或生于水长于水，直至出山闯海，殊途同归，都是筑根、立志，都是拓展、圆梦。

三亚海湾多，海湾里故事多。漫步三亚湾，中央商务区日新月异，朝看凤凰岛，暮赏火烧云，夜乐海滨道。22公里的“椰梦长廊”，日落而嬉，快乐暖流。漫步其中，你可能一个人也不认识，但没有一个陌生人。国际游艇展、国际电影节、国际热带农产品冬季交易会、国际健康产业博览会、国际文博会、亚洲沙滩运动会……纷至沓来，一幅幅鲜活画面，一个个奇妙的情节，一曲曲灵动的乐章。还有崖州湾正在崛起的科技城，美不胜收的三角梅博览中心，亚龙湾的旅游度假区和海底世界，还有海棠湾的国际免税城和“看见三亚—沉浸式夜游部落”……

“鹿回头”是三亚最动人的神话，它给每个海湾、每个三亚人乃至每个来三亚的人都赋予了一种独特的精气神。有执着就会追寻，有善念就有缘分，有奋斗就能成功。“天涯海角”就在每个人前行的脚下。鹿回头岭上那座朴素高耸的雕像，脱胎于美丽的传说，日复一日默默见证着三亚海湾里一个个崭新而动人的故事……



《红棉下的归牧》(国画)

王良作

| 风物写意

虫声新透绿窗纱

■ 吴建

别寒冬后的第一声歌唱，新鲜得如同枝头初绽的嫩芽，干净得如同夜空中最亮的星。一个“透”字，更是精妙。那虫声不是撞进来的，不是飘进来的，是缓缓渗透，穿过绿窗纱，穿过夜色温柔的，一点点漫进屋里，落在耳畔，渗进心底。窗纱是绿的，春意是绿的，连这虫声，仿佛也被染成了清新的绿，带着草木的清香，带着泥土的温润，让整个

屋子都漾起浅浅的春意。

我总爱在这样的春夜里，倚窗而坐，不点灯，不说话，只静静听着虫声。窗外的绿影婆娑，窗内的心事安然，虫声此起彼伏，像是大自然最轻柔的乐章。没有车马的喧嚣，没有人事的纷扰，只有这细碎的鸣唱，将夜衬得愈发静谧，将心洗得愈发澄澈。此刻才懂，古人所说的“静听天籁”，大抵便是这般光景。不必远赴山林，不必寻幽探胜，只需守住一扇窗，一颗静心，便能与春天相拥，与自然相融。

儿时乡间，春夜的虫声更浓。老屋的窗是木格的，糊着淡绿的窗纸，晚风一吹，轻轻晃动。夜幕降临，蛙声、虫声、风声、树叶声，交织在一起，汇成一首田园牧歌。祖母坐在灯下缝补，我趴在桌前看书，虫声从窗外透进来，伴着针线的窸窣，伴着书页的轻响，成了童年最温暖的底色。那时不懂诗意，只觉得这声音好听，让人睡得安稳，梦里都是青草与花香。

虫声是春的使徒，也是时光的印记。它告诉我们，季节轮回，生生不息，再漫长的寒冬，也会被春意融化；再沉寂的黑夜，也会被生机点亮。人生亦如四季，有寒冬的萧瑟，有春夜的温暖，有风雨的波折，有晴日的安然。那些看似微弱的力量，那些不期而遇的美好，往往藏在最安静的时刻，藏在最细微的声响里。就像这虫声，不张扬，不喧哗，却以最温柔的方式，宣告春天的到来，唤醒心底的希望。

绿窗纱依旧，虫声年年新。虫声新透绿窗纱，这是春夜最美的诗行，也是生命最美的觉醒。

| 烟火珠崖

彩虹路上

■ 李林青

海南西部的滨海旅游公路昌江境内有一段彩虹路，它沿着海岸线延伸向天涯海角。人们以彩虹为名，在道路上施以七种色彩，让枯燥的旅程忽然间变得炫目生动起来。

冬日的西海岸依然阳光灿烂，在这里没有冰凌，没有雨雪，只有温暖的热带阳光和无限遐想。途中经过的海岸，木麻黄静默，仿佛成长在画框里似的，它们站立如岗哨，负责迎接来自海面的风暴，其他时间里它们只静静地守护着梦幻的大海。光线穿越树的缝隙，留下如丝的幻影。拂过枝丫的清晨，则把斑驳苍白的孤寂气质推向远方。清晨、正午、薄暮以及夜晚分别给予整片防风林明暗、动静和色彩的嬗变。在整体上防风林属于海岸线的一部分，但实际上它们只代表栉风沐雨的自己。

许多户外爱好者冲着“彩虹路”而来，冲着沙滩而来，有的开着酷炫的摩托，有的开着房车。而房车展开来就是一件天然的咖啡屋。人们散落在海滩上，或站或坐或卧，喝着咖啡，任骄阳把脸颊晒得绯红。海面上飞驰的快艇，把浪花溅得老高。沙滩车载着人，一路狂奔，这时碧空如洗，大海更是心无旁骛。彩虹路告诉人们，沿着海滨一路走下去，就可以触摸大海，还可以把疾徐有度的涛声带入梦乡。仁立在观景台上的人们，他们的眺望也可以说是一次航行，他们仿佛想着大海留下的遗迹，甚至进入它宽广的怀抱。蓝色的大海沉静且神秘，在令人迷醉的同时也很容易让人变得忧郁。浪花铺设的路，让弄潮儿勇敢地走下去。

人们总是在阳光遍地的南方想念北方的风雪，彩虹路一直延伸向天边。

想象难得一见的神话。它像一片风帆，消失在森林和大海的边际。弃车而行，寻找古典主义的蘑菇房子，想象风暴出现，船桅折断，爱情重新起航。唯见星月初初，只是怀念的琴弦不曾响起。在精神的码头时，晨曦初现。冬日的牛圈与梦中的草甸相违，沿途的湿地更有鹭影飞掠，小溪的流淌汇集着乡间的绵绵记忆。在风起云涌时，是谁在天涯一隅放浪形骸，是谁在踏着彩虹出发，甚至忘我地从海水中打捞阳光？多少年之后，那些稍纵即逝的画面依然清晰，依然在纷繁的记忆中激起阵阵涟漪。那些山很远海很近的宿命如约而至，在漫长的思念中守望这片永不枯竭的海。拂面而来的风，把带有春天气息的阳光留在发辫、衣襟以及脸颊上。这时的人们不需要等真正的彩虹出现，而人工绘制的“彩虹”则铺在脚下，它灿烂地与道路融为一体，诗意地镶在路面上，成为西海岸最激动人心的波涛。面对空旷的天海，尽量放空自己的身心，在路上迎接新年的到来。在一个没有历史缺乏故事的海角，新修的公路，刚开辟的景区，涌入一些喜欢静坐发呆的人。他们愿意守着阳光和海滩，暂时忘却纷扰的世事，放逐自己在天涯。他们渴望重新认识跋涉千山万水依然踏不破的仙人掌，阅读如旌旗密布顽强不屈的木麻黄，重温唐宋以降那些谪臣贬客破碎的梦。

所谓游人纵目，云客宅心。天地山川风物最是无价，旷野林樾亦多遗韵。西部一望无际的自由和无羁，令人睹之心颤。那些零星散布的村落，任由一条条水泥路蜿蜒进去，内在的世界终于和外部联系起来。但就算产生了有限的互动，西部宁静的的气质还是保留了下来。人们凝视着这片土地，用无声的语言赞美它，用亲历的方式感受它那亘古原始的美。流连在海南岛西部，会意于海想云思，在流光闪烁中领悟尘嚣之外的那份静谧，那份心灵独处的恬淡。丽日和风，长空碧海，加上绿树白沙，归来堪可寻踪，堪可栖隐，堪可寄托超然脱俗之思。在西海岸，人们用不着搭起帐篷，就可以躺在洁净的沙滩上枕手而眠。看天上云朵慵慵懒徘徊，看海鸥偶尔掠过海面，庆幸自己忽然间找到一个可以对话的秘密通道。

随着在海边做梦的人慢慢醒来，他们驾着扁舟从莫测的风浪中归航，船上载着金色的夕晖和征服风暴的帆。在彩虹路上，所有的一切都在飞翔，包括色彩斑斓的日子，和千里旅途中的驴友的激情。坐在海边，直到黑夜把白昼的光一一收拢，大海忽然间变成辽阔的草原，沙滩变成希望的麦地。人们把内心的向往制成一盏马灯，挂在黑夜的额角。相信旅途中的所有黑暗，都会被灯光照亮。在风景旖旎的西部，草木弥足珍贵，海风热情而奔放，阳光明媚而芬芳，一切机缘都在等待好心情的到来。



投稿邮箱 hnrzpb@163.com